

农具用过后，母亲每次都要把它们认真地擦拭一遍，然后挂在檐下。母亲挂锄头或镰刀的样子很特别，不是垂直地挂在钉子上，而是相互交叉地放在那儿。进院子一看，让人感觉是一件件农家的艺术品或图腾。母亲说，这样挂农具一是安全，风刮鸟碰不会从墙上掉下来，二是落上的雨水灰尘也容易自行脱落，保证铁器的锋刃不上锈，用起来方便。

母亲体弱，连一袋麦子也不能搬起来。人家整好一畦地一袋烟的工夫就完了，母亲却要大半天。有的邻居整过畦埂、撒上种子，又在田头喝过几盏茶，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家吃饭去了，可母亲还在地里，连半条畦埂也没有整完。母亲不着急，说：“有多大的力气干多大的活，咱不给身强力壮的人比力气，急也没用。”瘦弱的母亲艰难地举着笨重的锄头，像举着千斤重担，每一次落下，身子都要随之摇晃，当再次举起时，只有借助喊出的低沉的号子。村里人经常看见，空寂的田野上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劳作，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她就像一架疲惫不堪的风车，在徐徐的风中艰难地一下一下地转动。为了追赶农时，母亲就把饭菜带到地里，在地里完成早饭和午饭，直到黄昏才扛着农具回家，一整天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。

在田野上，陪伴母亲的是手里的农具，它不仅是耕种与收获的工具，还是与母亲拉呱解闷的对象。实在累得不行，连腰都直不起来了，母亲就跟手里的农具商量：“累了吧，咱是不是歇一会儿？”就在跟农具说话的当儿，母亲又躬身驱步整了半步

母亲用过的农具

孙成凤

土地，终于，她的双腿再也站不稳了，胳膊一抽，农具掉在了地上。母亲长叹一声，瞅着农具抱怨道：“懒货，才干了多大会儿呀，就不想干了。”随即，自己也像被风刮倒的一捆麦子，扑通一声绊倒在泥土上。

有一年，母亲从一个收废品的人手里买得一把铁镐。是一把崭新的根本没有用过的铁镐，是收废品的人在南部矿区家属院收来的。母亲让我用铁镐劈开放在院门后的一个楸树根疙瘩。这是一个在我家放了几十年的木头疙瘩，一直在院子里搬来搬去，结实沉重得就像一块生铁。母亲说，这块木头疙瘩的年龄



雀梅争春 程曜 摄

要比我大一倍多，是从一棵百年大楸树上锯下来的，因为没有工具，一直没有人能劈开它。

我用一根木棒把楸树疙瘩撬到院子当中，用母亲购买的铁镐，每天一有时间就去一点一点地劈。做饭的时候，母亲就用劈下的木头生火，有时炒菜、煮汤，一顿饭仅用

小小的一块木头就够了。大约用了十几天，楸树疙瘩只剩下一个西瓜大。母亲高兴坏了，喊了好几位邻居来看，他们都惊奇地夸我有力气。原来，这个数百斤重的楸木疙瘩，父亲在世就请人劈过，不是把工具弄坏了，就是让崩起来的木屑伤了人的眼睛，从未被劈开。

劈木头的铁镐一般派不上用场，从此之后，便被母亲斜斜地挂在房檐下，像一件摆设，放了十几年。曾几次我下了班回家，见母亲正用铁镐刨砍树枝和庄稼的秸秆。其实，母亲已经很难拿动十几斤重的铁镐了，只是简单地挪动。母亲发现我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：“看你那时劈木头的蛮劲，我也想也拿拿这铁镐，怪沉呢！”我从母亲手里接过铁镐，发现槐木做的镐柄被磨得油光水滑，像天天被用过一样。原来，在我离家的时候，母亲把它当成了远离家园的儿子，时常与它拉呱聊天，早被抚摩过千遍万遍。

有的邻居认为我家农具好用，专到我家来借。母亲爽快地从檐下取下来，交到邻居手里。有的邻居在借用农具时，还要取笑母亲一回：“嫂子，你家的家什好用，是你干活慢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吧。”我很烦，好几次要跟邻居吵，把借走的农具收回来。母亲说：“是的，我没有力气，干活就是慢。有缺点咱还怕人家说？”母亲用瘦弱的身体在田野上磨炼出一件件顺手好用的农具，也方便了喜欢用好农具的邻居。

一阵风从檐下吹过，被吹动的农具相互碰撞，叮当作响，仿佛农家人的晨曲或晚唱。这些有生命的农具，莫非在悄然回顾田野上劳作的欢乐时光吗？它们亲吻大地，与泥土交融；它们俯身庄稼，与丰收合唱。这些被母亲的手掌与汗水磨亮滋润的农具，曾与孤独的母亲在原野上喁喁私语，它们是母亲支持儿女远走高飞的力量，它们无不寄托着母爱与母亲的期望，它们将与母亲同在。

爷爷在西寨

程扬

我的老家在一座海拔500多米的山上，位于舒城、桐城交界处，因三国时曹操在此屯兵，故得名天子寨。抗战时期为避战乱和拉壮丁，几户人家避难到此，经过数十年繁衍生息，到我出生时，寨中已有几十户人家，计200余人。

我的奶奶姓刘，爷爷姓程。当年爷爷是入赘到奶奶家的，按照约定，我的父亲兄弟三人应该随奶奶姓。据我父亲回忆，在他上小学时，爷爷

有一次下山时，借故到他的学校，把他的姓氏从刘改为程，奶奶为此和爷爷大吵一架。风波过后，尘埃落定。等到我出生的时候，自然随了父亲，也姓程。

七八岁那年暑假的一天下午，我不知犯了什么错，被奶奶拿着扫把追打。当时，爷爷去桐城贩茶叶还未回家。从寨子到桐城是往西走，翻过一段山坡就到了西寨。西寨只有一大片的阶梯状农田和郁郁葱葱的树木，中间有一条宽约两米的蜿蜒小路。我被追打得无处可去，只得跑上西寨，希望爷爷能“从天而降”，好言安慰我，并从黑色的老款公文包里变出饼干、糖果等稀罕物件。可惜事与愿违，我在那里枯坐到傍晚，也没有等到爷爷。

那时正值炎炎夏日，我却丝毫不觉得阳光毒辣。惊魂未定的我，找了一块树荫歇歇汗，看着泥路上的蚂

蚁、山间追逐的松鼠，听着小溪潺潺、松涛阵阵，不由得欢喜异常。夕阳透过云层，从天边悄悄洒下一束金光，将远山染成耀眼的金色，忙碌了一天的庄稼汉陆续扛着农具，说笑着回家吃晚饭。这一幕，曾无数次的在我的梦境里重演，直到今天，我再没有过如此闲适惬意的下午。

吃过晚饭，奶奶的气好像也消了，但我却更迫切地盼望着爷爷早点回来。蝉鸣声中，我循着明月撒下的柔光，再一次跑上西寨。我站在山坡上，呼吸着松香味的空气，眺望着如墨的远山，想起爷爷带我抓野猪的承诺。那时，家里在西寨有几亩玉米地，山上时有野猪出没，因此爷爷将凉床搬到了地边，点上一盏煤油灯，伴着随风摇曳的稻草人，独自看护起玉米。虽然我央求过多次，爷爷却从没带我去过。我多想就着满天繁星，蜷缩在爷爷的怀里，爷爷手拿蒲扇一边为我驱蚊，一边给我讲故事。忽然，一只野猪冲进了地里，被爷爷手拿叉子一举叉死，第二天我们就吃上了鲜香扑鼻的野猪肉。可以当笔用的野猪刺，我带上一把去学校，尽情享受同学们的惊叹和羡慕，关系好的小伙伴可以给一支，关系不好的看都不给看……幻想了很久，我才意犹未尽地悻悻而归。

爷爷过了两天才回家，黝黑的脸庞很是疲倦，公文包里这次也没有变出我期待的零食，但我还是异常高兴，抱着他的脖子，坐在他怀里说了好久的话才撒手。

时光荏苒。2005年暑假，中考

结束后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到了寨子，罹患癌症的爷爷即将撒手人寰。曾经高大魁梧的爷爷，如今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，对于我们的到来，他也丝毫没有以往的喜悦。我想，爷爷知道我们是来送他最后一程的，与其说不悦，更多的可能还是不舍。

爷爷去世前一个月，对爸爸天天发火，原因是我的中考录取结果还没问到。事实上，爸爸几乎每天一个电话咨询，但都无功而返。直到去世前几天，爷爷才得知我被省重点高中——舒城中学录取的消息，此后，他又如往常一样沉默寡言。

时间的流逝从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。那一天终于来了，看着爷爷紧闭的双眼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虽然早就有过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觉得猝不及防。好久都哭不出来，仍然觉得爷爷不是真的离开了我们，他只是睡着了。

爷爷被葬在了西寨。头枕着莽莽苍松，脚下是淙淙清溪，一块山清水秀的好地方。安葬完后，我坐在爷爷的墓地旁，看着那条爷爷不知走过多少次的小路，心想，也许只有它，才知道爷爷负过多少重担，扛起多少憧憬。

近年，当地开始开发天子寨景区，那条曾经蜿蜒曲折的土路，已经变成了六米宽的水泥路，曾经桃花源般的天子寨里机器轰鸣，很快，这里就将游人如织。

爷爷还在那里。我想，鼎沸的人声让这个寂静的山头热闹了起来，他应该不会孤单……

